

【学术论评】

关于《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》 一文的来信（选登）

本刊自上期开辟“学术论评”专栏以来，收到较多较好的反映。邱昶、黄昕两同志《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》一文，收有两种不同的反映意见，今选登两封，以便交流。

对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状况，“希望大家进一步结合国情、馆情，各抒己见”，或加以评论，“以期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里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新局面”，这是本刊开辟此栏的本意。

——编者

况能富同志致本刊编辑部
编辑同志：

《图书馆学通讯》82年第1期昨天收到，读了所载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发展的两篇文章，觉得很好。

湖南邱、黄两位同志提出的问题，是切中时弊的。这类有见解、有分析、有说服力的文章，似应多发。关于如何研究，该文当然不能一次都谈得很彻底。学生之见，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研究方法，即充分地详细地占有材料；从图书馆学的发展而不应从原则出发。过去我们对图书馆学的发展，很少研究。国外的史料搜集无多，无法系统掌握，更不待说进行研究；国内的，自己祖宗的史料，也没有全面掌握，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过。有的同志不承认古代有图书馆学，这是违背恩格斯关于科学思维发展规律的思想的，客观事实，即历史材料也证明，图书馆学的实质内容在古代是存在的，并且在不断发展，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，它的发展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而已。当然，它发展得十分缓慢，这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，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，决定了它只能缓慢地发展。进入现代，发展速度就快多了，这也是社会条件所决定的。有的研究者，未得深入，浅尝辄止，从表面上说明问题，有的甚至人云亦云，风气之劣，实在令人不

安。现在看来是有希望了。

敬颂

编安

学生 况能富

82.5.11

吴棠同志来信

图书馆学通讯编辑部 并转

中国图书馆学会：

读《图书馆通讯》1982年第一期刊出的邱昶、黄昕两位写的《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》，感到有些惊讶。编辑有权对稿件作出处理，从党的政策“百家争鸣”来说，作者可以发表自己的论文和意见。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，也可以提出我的看法。

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下了功夫的，或者在某些同志看来，这是一篇“很有水平的学术论评”。我的看法却相反，这是一篇华而不实，无的放矢，脱离实际的文章。我们需要的是求实的精神和学风。

由于我本人是图书馆战线上的一名“新兵”，工龄不到三年，业务水平很低，我将占用您们一点宝贵的时间，简略地叙述几句读后的心情。

拿到新到的《图书馆学通讯》第一期，看了这篇“学术论评”，起初觉得作者学问渊博，谈得头头是道，但看毕之后，却使我苦思一夜未眠，如芒刺在身，又好象被批评，

指责得无以自容，文中那“好自为之”的类似词句，使我苦苦思索。我本想学着试写一篇那怕是三四千字的“答辩”，但因业务繁忙，看来近期是无暇动笔。为此，我恳请贵刊编辑部和全国学会严肃对待（建议略）。

为什么要严肃对待呢？因为：

（一）这篇论文提出的问题很重大，不单是“图书馆学研究”，实质上涉及怎样看待和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国“新时期”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。

（二）我们承认我国“图书馆学研究的落后状态”，但是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什么，论文作者并未指出和加以探讨。这是这篇论文最大的缺陷。

（三）马克思曾经说过：“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，分析材料中的种种发展形态，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部关系；不先完成这种工作，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。”从论文的材料和内容来看，作者除了在文中第一部分提出了论文篇数，学刊数字之外，作者并未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研究状况、材料作一番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，而是“空来空去的坐而论道”。这样，这篇论文的社会效果，不是积极的……有说服力的。

（四）论文作者思考问题时并未从我国的国情出发，更没有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和问题来考察，因而所指出的问题或“方向”是脱离实际的空谈。

（五）论文论断：“整个社会和图书馆界最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，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问题。”我自己的看法不是这

样。我认为是解决现实和今后一段时间还存在的图书馆事业的“少、小、差、慢、乱”的问题，即如何认识图书馆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，相应地才能解决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提高。图书馆现代化，可以说是我们“梦寐以求的。”但是请看现实……据我所知，莫说县馆，就是地、州馆能有几家有复印设备？以云南说，能有一部打字机就算很好了。不面对现实而奢谈图书馆的现代化，这是无的放矢。

（六）论文中对“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队伍”的估价也太主观了。

（七）这篇文章既是学术性的论评，就应该讲究朴实的文风，以平等的态度待人。尽管文中引经据典，又罗列了些新兴学科的名词，自然科学的术语，因为我是“科盲”，不敢“班门弄斧”，只就行文的思想 and 用语的态度来看，我感到作为在国家出版社工作的专业干部来说，未免使我个人感到遗憾。什么“偏见”，“别有用心”，图书馆人员搞点研究是什么“谋生手段”？“学究式的论争”，等等，直到告诫我们要“好自为之”呀！举不胜举。这种语气未免太盛气凌人。

最后，我借用作者文中的一句话：“背离了正确的出发点，科学劳动就会丧失其崇高的价值，甚至陷入歧途”。这句话作者是讲对了，我愿从中得到教益。 致

敬礼

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

吴 棠

82.5.7